

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

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

卷二

总主编 王洪君 郭锐 刘云

主编 刘云

新鲜滋味



损公 著
刘云 校注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

主编 刘云

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

分卷主编 王金花 姜安

卷二

新鲜滋味



损公 著
刘云 校注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目 录

铁王三	1
花甲姻缘	33
鬼吹灯	52
赵三黑	91
张文斌	115
搜救孤	149
王遁世	182
小蝎子	216

铁王三

连日花飞六出，空中舞絮飘棉。果然瑞雪兆丰年，今春定吃贱面。
诗思灞桥驴背，程门共立名贤。昔时高卧有袁安，道韞才华堪羨。
雪苑始于梁王，雪宫建自齐宣。相如作赋至今传，访戴未曾相见。
多少风流轶事，一时说不完全。孙康映雪读遗编，算他好学爱念。

这首《西江月》，竟跟雪干上啦。把雪的典故，搜罗了不少，好像我有多渊博，其实是獭祭鱼^①，查书本子。只要您有《韵府》《辞源》种种的类书，要多少典有多少典。虽然这们说，有典也得会运用，合辙押韵是不容易的。

闲话取消，马前开书。话说直隶获鹿县城内，有一家富户，人称铁王三，世代以开铁铺为业，到了王三这辈，很发大财，因此得名。王三有四十来岁，妻子王氏（同姓为婚），也有四十上下的岁数儿，家大业大，衣食住三项是一点儿不用着急。（比我强的多。）美中不足，跟前没有儿子（这可不及我，我五个哪），就跟前一个女儿，名叫招弟儿，年方十岁，夫妻二人爱如至宝。

那年本城有大会，招弟儿要赶会，有个街坊的刘大妈，要带招弟儿前往。这位刘大妈是一墙之隔的街坊，素日人很不错，招弟儿也常过那院去，铁王三夫妇倒也放心。没想到直到晚晌，也没见招弟回来，铁王三就有点疑惑，王氏说：“刘大妈常带他玩要去，又不是远处，可怕的是甚么？”铁王三说：“你是不知道，今天一走的时候儿，我就不愿意，我就心惊肉跳的。”王氏说：“你又来了！我烧香念佛，你说我是迷信，你没事又弄这些个，难道说不是迷信吗？”正这儿说着，就听一阵连哭带喊，闯进一个人来，夫妻二人一瞧，原来正是刘大妈。就见他披头散发，满头是汗（大概不是抹的油），气喘嘘嘘的说

^① 獭祭鱼：水獭常把捕到的鱼摆在岸边，如同陈列供品祭祀。后以此喻称罗列典故、堆砌成文。

道：“员外、安人，三哥、三嫂，大事不好了！”公母俩一瞧，就知道不是吉祥事情。铁王三说：“为何不见招弟？”刘大妈说：“哦呵呵员外，我带招弟前去赶会，散戏的时候儿，一路拥挤，把我二人冲散。（倒不是被猛虎冲散了^①的。）我喊了他有一个时辰，踪影不见。他他他大概是丢了。”铁王三说：“你待怎讲？”刘大妈说：“招弟他丢了。”铁王三“嗷呀”了一声，差一点儿没闭过气去^②。要按戏上作，就得来个僵尸，那都是过火的地方儿，没听说一来就死过去的。铁王三是跺脚捶胸，王氏儿呀肉呀的，早哭起活儿来，刘大妈急的自己直抽嘴吧。铁王三虽然着急，究竟是男子，当时说道：“大妈不必如此，赶紧寻找就是了。”王氏哭着说道：“刘大妈你害苦了我啦！”铁王三说：“你就不必说费话了。”

当时召集庄客人等，连左右的邻居，共凑了二十多口子，灯笼火把，分头赴各处寻找。直找了多半夜，那里有招弟的影儿。铁王三夫妇，可真急了，本来就这们一个女儿，有富余也好哇，丢了也就丢了罢，可是孩子还有多余的吗，总是不丢好哇！庄客街坊，跑了半夜，都累的浑身是汗。铁王三是个外场人，心里虽然着急，面子上还让人过的去，把众街坊让到书房，治酒款待。众街坊酒一入肚，开了议论啦。这个说：“这一定是让拍花的^③拍了去啦，一定卖给外国人挖眼睛配洋药去了。”（旧日实在有这宗无情无理的谣言。曾记庚子打西什库的时候，楞说有两缸人血，这都是没影儿的事情。）那个说：“这话不尽然，我瞧许卖给窑^④上烧磁器^⑤去啦。”这个又说：“你们都没猜对，一定拐到上海排女戏去啦。现在坤角儿吃香，坤班儿女孩子，大半都是拐的。”那个又说：“大概是遇见挑牙虫^⑥的啦，这下子远啦。”你言我语，信口开河。铁王三夫妇，让他们

① 被猛虎冲散了：《琼林宴》《天台山》等诸多传统剧目皆有此情节。

② 闭过气去：背过气去。因患病、生气、惊吓等原因昏厥，呼吸暂停。

③ 拍花的：靠使用迷药等手段拐骗儿童的贼人。

④ 窑：窑子，即妓院。

⑤ 磁器：瓷器。

⑥ 挑牙虫：“旧时汉族民间职业风俗。流行于淮河流域等地，以皖北农村为盛行。一种骗钱糊口的行当。偏僻农村缺医少药，凡人遇牙痛，即认为是牙虫在作怪。持此业者，多中老年妇女，走乡串户，挎小柳筐，内盛挑牙器具，如细小的铁钳、铁钩等，还有一小玻璃瓶，内装肉眼仅能见的白色柳花，以冒充‘牙虫’。施术时，令病人张口，以粘有‘牙虫’的铁钳或铁钩，在病牙缝内装模作样地拨弄一番，趁不备，将‘牙虫’挑出口外，要病人及观者察看，看者常惊叹不已。”（《中国风俗辞典》）

说的似醉如痴。刘大妈趁着乱际儿，挠之乎也^①，跑到亲戚家躲着去啦。

王氏是睁眼泪合眼泪，整天竟哭。铁王三在本城贴了好些个寻女的告白^②，送到家是谢银三百两，送信者谢银一百两。此外又撒下不少人，各处寻找。好几个月的功夫，渺无消息。铁王三虽然有时心里难过，究竟是走南闯北的人，慢慢的也就淡下去了。王氏是一条肠子^③，朝思暮想，茶饭懒进，铁王三百般相劝，王氏掉了几点眼泪，说：“你我已然四十开外，就跟前这们一个女儿。实指望招个养老女婿，将来儿婿两当，把咱们送终养老，也是好的，没想到他又丢了！他要真害场病死了，我也甘心，如今闹的不知下落。古人说过：‘死别已吞声^④，生离常恻恻。’（您听王氏还念过唐诗哪。）实在摘我的心^⑤啦，要我的命啦！我的宝贝儿呀！啊哈哈！”王氏这一哭，直仿佛火匣子将钉上的声儿，招的铁王三也掉了几点眼泪，说：“事已如此，你哭会子^⑥也是枉然。常言说的好：‘是儿不死，是财不散。’直当从先就没有他，你瞧好不好？莫不成你还跟了他去吗？昨天我在大街上算了一卦，据先生说，过几年还有见面之日。这个先生叫两声雷（许是一声雷的师弟），向来最灵，他还说我命中该当有子，贵子晚成。”

原来铁王三早有纳宠之意，王氏是把持蟠踞，不准利权外溢，从先商量过好几回，总没通过，今天借风驶船，慢慢的探口话儿^⑦。王氏一听，登时也不哭了，说：“先生这话，简直是生意口。我自打有招弟之后，十年没生养啦！如何还能有孩子？这不是作梦吗？”铁王三说：“你往下听还有话哪！他说我命中应有三子，可都是庶出。”王氏说：“甚么叫树出草出？我不懂得。”铁王三说：“庶出就是姨奶奶生的。”铁王三言犹未尽，王氏放声大哭，说：“我跟你混了半辈子，很不容易。如今你人心大变，又要立姨奶奶！你先把我的杀了得啦！”说罢跺脚捶胸嚎啕大痛，简直的要寻死。铁王三说：“你先别着急，我这不过是个议

① 挠之乎也：逃走。

② 告白：类似于启事或声明。

③ 一条肠子：喻指心思只在一件事情上。

④ 原作“生”。

⑤ 摘心：形容极为悲痛。

⑥ 哭会子：“哭一会子”的省略。

⑦ 探口话儿：探口风。

案,征求你的意见。你要认可就办,你不认可这个议案就算打消,你瞧好不好?”王氏说:“干脆说罢,我简直的不认可。”铁王三说: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呀!将来谁接续香烟哪?”王氏说:“过继儿子也是一样呀!”铁王三说:“过继谁呀?本家里的几个孩子,我瞧都没甚么起色。”王氏说:“谁说过继本家呢?我瞧二秃子那孩子倒是不错。”原来王氏有个娘家哥哥,叫作王英(也不是骂寨^①不骂)。这个人有五十来岁,抽口子大烟,自幼儿寡廉鲜耻。女人胡氏,也是不够资格第一。跟前两个孩子,大的叫大秃子,倒还老实。这个二秃子可倒是机伶^②,没用在正处,就说有好孩子,遇见王英跟胡氏这宗爹娘,也把孩子教育坏了。王英把家业抽光,竟仗着铁王三周济他。这小子不知报恩,反抱野心,因为铁王三乏嗣,家业又大,总想着把二儿子过继过来,将来家业就是他的了。跟铁王三觐面^③说了两回,铁王三正想着要立妾,当时婉言拒绝,王英不死心,跟王氏苦嘀咕。

照例地球上的妇人,没有不偏向娘家的,中国为尤甚。娘家要是阔,借着娘家的势力,专虎婆家。不信您瞧,是阔家的女儿,婆家的势力微一点,没有不骄傲的。娘家要是一穷,他是竟惦记着娘家,钱财物件吃食,得运就运,俗说叫作“底漏”。提起娘家人来,不准人说不好。娘家人要来,别人要是不欢迎,他起心里不愿意。要是有了病,娘家人荐的大夫,这剂药总得吃,不见好也是见好。这些个事还不说,若是老来无子,手里再有几个钱,有亲侄子,他也不顾瞻,老说亲侄子没安好心,别着擎受^④他绝户家产呢!亲侄子偶然要是来,不必说留吃饭,碰巧连碗热茶都喝不出来。见了亲侄子能说闲话,抱着哈巴狗儿,能“乖乖宝贝儿”的叫,他还对人说呢:“就是我这个小狗儿能招我喜欢。”(大概将来摔丧盆子,这个狗许不能摔。)大半绝户人十位里头有九位是这宗样子。记者送了他们八个字考语,是:“轻人重畜,背亲向疏。”很有赞成我这八个字的,说是刻画入微。亲侄子吃顿饭都费事,过继更休想了,头一个先得过继内侄,您就瞧罢,过继内侄的,十个里头,有九个糟心的。溯本穷源,为甚么妇

① 骂寨:京剧传统剧目《太行山》又名《王英骂寨》。“姚刚反汉,占据太行山为王。王霸之子王英求见,劝其归汉,为姚刚所拒。二人发生口角,触怒姚刚,棍责王英,并逐出寨外。”(《京剧文化词典》)

② 机伶:机灵。

③ 觐面:当面。

④ 擎受:不费力气地得到。

人都是这宗毛病呢？就因为没受过好教育，不明白真理，所以一味的私心。唐家的武后，前清的慈禧太后，按说是聪明绝顶啦，就是这地方儿想不开，所以糟心。

王氏是其小焉者，王英一嘀咕，王氏很认可，跟铁王三说了两回，王三^①老没点头。今天借着机会，又跟铁王三一提。王三还是不十分赞成，因为二秃子这孩子，虽然机伶，苗头儿不正。本家里虽然有好几个孩子，又都是豚犬之辈。好在招弟很聪明，他原打算两条道儿，一条道儿是招得养老女婿，一条道儿是立妾。如今姑娘一丢，养老女婿这节算歇啦。王氏又把持权利，立妾这节，又难办到，只好过继儿子罢，心里不愿意二秃子，搁不住王氏尽着说，铁王三一想，王氏既愿意，反正是他的亲侄子，过继就过继罢。可是本族近支很有孩子，过继内侄也很说不出口来，“爱继过继”的那句话，是在本族里头，爱过继谁过继谁。过继外人，按法律说，就算异族乱宗。

铁王三也恐怕麻烦，跟王氏商量，请出本家一个族长来，此人叫王恩（负义的把兄），是个破烂秀才，专在县门口儿晃晃，人都管他叫王九赖，品行道德不能提，咱们说句歇口语罢，住外婆家偷烟袋——没骨头算到了老老^②家啦。只要请他四两酒喝，让他怎么样他怎么样。脆脆儿的有两吊钱，他就能抱着你腿。有人再给他三吊钱，让他跟你反对，他就能反噬。这个人是见钱眼开，瞧见酒就乐，地球上的混账东西，属他第一，能成事能坏事，最是反复无常的小人。铁王三比他晚一辈，管他叫九叔，逢节按年王三倒是没短给他，他老管铁王三叫兄弟。（奇闻！）铁王三拦过他，说：“九叔您这可不对。咱们虽是出五服^③的本家，您又是族长，又是长辈，您管我叫兄弟，这是怎么个理由？让外人听见，像怎么回事儿？”王九赖说：“老三哪，现在肩膀儿齐为弟兄^④，叔侄那层，先把这悬起，咱们论朋友你瞧好不好？谁让兄弟你有钱，哥哥穷呢？（你听这

① 底本作“氏”。

② 老老：姥姥。

③ 出五服：指超出五代血缘关系，亲属关系已经很远了。

④ 肩膀儿齐为弟兄：“旗人有‘在家分大小，出门肩膀齐’之说。‘肩膀齐’是弟兄之意。市井都传说，老旗人有同辈见面，必用左右臂膀相撞的旧俗，当做问候。”（《父子同待乾清门》）

块骨头^①,孟良怎么盗来着^②?)朋友有通财之义,古人所云,一论叔侄倒远啦。”铁王三说:“九叔这句话没有,侄儿有钱,也应当孝顺九叔的。”王九赖说:“得了三爷,‘孝顺’两字,我可不敢当,你算周济哥哥。”铁王三说:“咱们爷儿俩今天说明白,您要再叫我兄弟,我可恼您^③。”王九赖说:“是了。”从此他管铁王三老叫他三哥(这是指孩子叫呢),管王氏叫他三嫂子。

那天铁王三预备了四个碟子,四个小碗子,四大碗一个大件儿^④,家里有的是好酒,把王九赖约到家中。因为是本家,不在书房,特在住房的外屋,请王九赖喝酒。铁王三在一旁陪着,王氏在一旁伺候着。王九赖一见酒菜,乐不可支,说:“他三嫂子,你也喝一杯好不好?”王氏说:“九叔请罢。今天可没给九老爷子预备多少菜。”王九赖说:“嗷呀呀,不敢当不敢当。他三嫂子你别折受我啦!”

王九赖喝了两杯酒,提起招弟儿来,假装的揉眼睛,招得王氏一旁,倒掉了几点眼泪。铁王三当时把要过继二秃子的话,对着王九赖说了一遍。王九赖咂了咂嘴儿,摇了摇脑袋,翻了翻眼睛(毛病儿倒不少),一声儿也不言语。铁王三说:“九叔想怎么样?”王九赖“唉”了一声,还是不言语。王氏说:“今天请九叔来,就是跟九叔要主意。这个孩子,您侄子自幼爱他,一定要过继他。我倒是直拦,因为是我娘家侄儿,我不大愿意。”(这宗妇人最可恶,他作的事情,永远拿爷们顶门^⑤。)王九赖说:“他三嫂子,咱们至近,我才说这个话呢。本族的孩子很多呀,你们家里又有这点产业,如今舍同姓而立异姓,取乱之道也(你听,转上啦),本家谁答应?要说咱们族中这群孩子们,多少还怕我一点,我一瞪眼,他们不敢怎么样,你们压派^⑥的住他们吗?”铁王三说:“今天请九叔来,就为这件事。你老人家要能给作主,好好儿的孝敬您一百两银子。”王九赖说:“此话当真?”铁王三说:“我还能冤九叔?”王九赖说:“果然?”王氏说:“跟九老爷子还敢撒谎?”王九赖当时哈哈大笑(骨头),说:“完了,你就这们办罢。本族

① 底本无“头”字,依文义补。

② 孟良怎么盗来着:孟良盗骨,杨六郎麾下大将孟良奉命盗取杨继业尸骨。

③ 恼您:生您的气。

④ 一个大件儿:大概指红烧整肘子或整鸡之类的大菜、硬菜。

⑤ 顶门:原指关门后用棍子等物从屋里把门顶上。此处指以某人为幌子、挡箭牌。

⑥ 压派:“用强制手段排解纠纷。”(《北京话词语》)

这群人，他们要不答应，全有我哪！我是个族长，我说句话，气死圣旨，亚赛命令，他们谁敢不遵？今天高兴，多喝两杯。他三嫂子，让他们烫酒来。”铁王三说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我要跟九叔商量。我打算备几桌酒席，本家不必说，至近的亲友，都请一下子，那天还求九叔演说一场。”王九赖说：“行！演说咱们不外行，咱们入过演说研究会。你讲怎么演说？是教育的？是科学的？是社会的？就是政治演说，咱们也有两套。”铁王三说：“那全用不着。您就把过继这件事，向他们说一说，把理由说完全了得啦。”王九赖说：“那行，反正得有个充分的理由。”当日尽欢而散。铁王三说：“一半天我把银子给九叔送去。”王九赖说：“倒是不忙。”当时笑嘻嘻的去了。

铁王三择日备了些桌酒席，是海参三大件儿，还搭了一个棚，知会本族至亲，不必细提。那天早八点多钟，陆续着全到了，就是王九赖没到。铁王三派人拿车去接，直到九点多钟，他才来到。岁数儿原不算大，特意湾着腰^①，柱着根拐杖，没咳嗽挤咳嗽，一边儿走着一边儿哼哼，说：“上了几岁年纪，不行了，比前二年差远啦。腰也疼，腿也疼，心跳接不上气。噯呀呀，今年要死！”他在本族中是个大辈儿，大家自然要欢迎。到在棚中坐下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好几天犯喘，走也走不动，没敢出门。”可巧本族中有个叫秋儿的，比他晚着好几辈，管他叫九老祖儿，说：“我昨天在集上看见您啦。背着点子粮食，还拉着驴，走的跟飞一个样，怎么您说好几天没有出门呢？”王九赖把眼睛一瞪：“你这孩子是错认了人啦！”秋儿说：“我错认别人行了，我能错认祖宗？”王九赖说：“这道乏孩子，真正的淘气！”铁王三说：“九老爷子来到，天也不早啦，请示老爷子，咱们摆席罢？”王九赖说：“可以可以。”

酒席摆齐，先摆了八桌。铁王三原请了五六桌人，预备了八九桌东西，没想到来了有十六桌人。所请的原是至近本族亲邻，远亲友听见这个信，闹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傻子叫鸭子——全都来了。铁王三也不能拒绝，只得先摆八桌，赶紧告诉厨房，买肉添鱼，找补调和，马前暴作罢。

这个事要搁在北京，好办的多。头一样儿买肉方便，鱼床子^②上有发得了的海味。所赶办不及了，饭庄子现叫几桌都行。再一说预备十桌，要来了十五

① 湾腰：弯腰。

② 鱼床子：卖鱼的商家在门口摆个矮摊，摆放待售的各种鱼类。后来卖鱼的店铺也被称作“鱼床子”。

桌客,改头换面,添添换换,准能拉的出十五桌来。厨房跟本家再有交情,那更容易办了,海碗肘子海碗鸡,拿下去一拆,那里头就有了文章啦。越是阔家儿办事越好办,摆上真吃的少,一位位捏酸假醋^①,就是那们回事。摆上用筷子戳一戳,也算一桌,要是包桌的,厨房就喝了蜜啦。中等人家,也不能吃光了,就是寻常人家,一桌摆上也总剩些个。(这可是前些年的话。近来拧了,都讲真吃,旗人家尤甚,实在是肚子里油水儿少啦。这并不是损公损人,您慢慢的考查就知道了。)乡下则不然,这桌摆上,大家一路竞争奋斗,跟鸡鱼丸子肉,誓不两立,大有拼命之势,临完了连汤都不剩。那还拉哪,拉甚么呀?拿纸去罢。那天是舅爷王英管厨带支客,这小子抓了瞎啦,当时跟厨房商量,赶着作罢。凑凑合合的,也倒行了。

大家吃完了,铁王三在正房头里,叫人放了张桌子,上头铺了块红毡子。大家一瞧,以为是有德寿山^②的单弦儿呢,要不然就是特约小焦卢三的相声儿。大家知道有玩艺儿,也都不走啦,一来听玩艺儿,二来耗晚顿儿(这点缺德)。待了会子,也没见玩艺儿上场,大家正在纳闷儿,就见王九赖来到桌前,把眼镜儿摘了,冲着大家鞠了一躬。大家不知道甚么像儿,内中有两个稍明白一点儿的,说:“他这是要演说。”当时还敬了他两声肉梆子^③。王九赖说:“今天我王氏族中人毕集,至戚近邻也都到啦,大家欢聚一堂,借以联络感情,实在是可幸可喜的事情。敝人受族侄王德福委托,有几句话要跟大家宣布宣布。王德福四十无子,原打算过继族人,以继宗祧,经星相家云,过继族人,非夭即死,众口一词,大致相同。虽然说,渺溟之事不可深信,也不可不信。现在王德福,要过继内侄王二秃子为嗣,这也是不得已之苦衷。”

王九赖言犹未尽,族中有一个叫王子石的(也不是唱小花脸不唱),他本是个童生,下了八百五十次小考,总没进学。他自己冒充秀才,因此大家管他叫做秀才。要说王氏族中,人也不少,大半都是庸庸碌碌,就有两块肮儿脏,一块是王九赖,一块就是假秀才。王九赖就知道假秀才要反对,他一反对,必要挑动阖族人等群起反对,预先跟铁王三夫妇研究好啦,得给他们点便宜。所有本

① 捏酸假醋:形容惺惺作态,装模作样。

② 德寿山:清末著名的单弦儿表演艺术家,旗人出身,弹唱作俱佳。

③ 肉梆子:巴掌,此处指鼓掌捧场。

族人等，男人是二两银子一石麦子，女人是二两银子两匹蓝布，十五岁以下的孩子，每人是一两银子。格外给假秀才五十两银子，可还没跟假秀才提呢，要先一跟他提，他倒叠起来^①啦，专等着他发言的时候儿再说。

王九赖这宝倒算押着了。那天言犹未尽，假秀才起立发言，说：“这件事我就不赞成。本族既有孩子，焉有过继外人之理？”王九赖说：“子石你先别忙，我还有话呢。”当时把酬谢族人的这点意思，说了一遍。大家一听，心里很欢喜。乡下人眼皮子浅，又是银子，又是蓝布，又是麦子，当时乐不可支。王九赖又向假秀才说道：“别位都是原则，子石你是例外，送你大衍之数^②。”大家都没念过《易经》，摸不清“大衍之数”是怎么句话。还有胡猜的，说：“他们爷儿俩，莫不成过诙谐^③？”假秀才本来穷的要死，又有口烟瘾，本城闹的很薰^④（去声），连五个小钱儿都借不出来，如今一听五十两，岂有不认可之理？当时说道：“爱过继谁过继谁，也有这们宗习惯，命中应当如此，也不能相强的。这可不是迷信（这是银子说话），我先赞成，诸位大概也没有不赞成的。”本族人等，一瞧王子石首先认可，谁还能反对吗？当时全场一致，表决通过。本族里有急战的，揪着王九赖，说：“九老爷子，银子多咱放呀？”王九赖说：“我又不是承办领催，也不是司务长^⑤，你问我行吗？你怎么这们急战哪？明天准放。”当日晚间，大家又啃了一顿，不亚如风卷残云饥狼饿鬼，吃的倒是尽欢而散。

第二天一清早，男男女女全来啦，这个就抱布，那个就扛麦子，银子也到了手啦。假秀才格外又讹了十两，铁王三又送了王九赖三十。这一通儿过继儿子，连酒席满算上，花了六七百银子，其实铁王三并不十分愿意，不过王氏愿意，他无法就是了。

二秃子从先管铁王三叫姑爹，如今自然是叫爸爸啦，管王英倒叫大舅啦。王英本就常来，孩子这一过继，算是把他也带过来了，他女人胡氏，也不短的常来，在这里吃喝还不算，还要干预家务。始而铁王三还不理会，后来

① 叠起来：“摆架子，趾高气扬之意。”（《北京土语辞典》）

② 大衍之数：即五十，出自《易经》。

③ 过诙谐：开玩笑，逗笑。

④ 薰：此处指名声不佳。

⑤ 司务长：基层军官，负责连队伙食、住宿等后勤工作。

得寸进尺,大有喧宾夺主之势。王九赖自以为有定策之功,实常^①的借钱,他又是个族长,铁王三干^②没有法子,说借三十不敢给二十。这真是内忧外患,两气夹攻,铁王三闹了个腹背受敌,两头儿都惹不起,自己非常的后悔,不该办这宗错事。

二秃子这孩子,始而还服从,后来铁王三说甚么,他简直的不听,大有家庭革命之势。那天铁王三说了他两句,王氏大炸之下,王英正在跟前,他不但不排解,反倒帮着王氏跟铁王三一招呼。这们一来,把二秃子所给纵^③起来啦。人家爷儿三个是一条腿儿,铁王三闹了一个里手外人儿^④。自己的势力微弱,他们的党派雄厚,闹了两回,甘拜下风。王九赖、假秀才,又都常来借贷。铁王三一想:“此地不可久居。我的家我会待不了啦,这真是没有的事情。”好在外头存着一笔款,王氏也不知道。他有一个把弟,姓范行三,在山西太原府开买卖,从先短他几个钱。铁王三借着要帐^⑤为名,打算撤离家园,以避烦恼。“甚么叫妻子呀?儿子也不是自己的,家业也牺牲啦,由你们闹去罢,不定回来不回来呢!”这是铁王三心里的话。表面跟王氏提,就说赴山西要帐,王氏受王英的蛊惑,也愿意他走,王英是更愿意啦。

铁王三打点行装,带了家中一个作活的,叫作于二。这个于二一身一口^⑥,人很诚实。铁王三素日待他很好,他也很有忠心。铁王三临走的时候儿,要由家中带二百银盘川。王氏究竟有夫妻的感情,倒无不认可。无奈银钱现归王英掌管,他反客为主,居然拒绝,说:“妹丈你这是胡闹,你又不是贸易,带这们些钱作甚么?有四十两盘川还不够?反正你要帐回来就有钱。路上带那们些钱,也很危险。”铁王三一听,可真有点上气,说:“大哥,这是我的钱哪!我爱带多少带多少,你不能限制我。你跑我家里监督财政来啦?朝你这句话,我要带五百。”王英说:“妹丈这话没有呀!我没给你家当统监^⑦呀,我又不是

① 实常:时常。

② 干:乾*。

③ 纵:放纵。

④ 里手外人儿:大概指不应成为外人,却成了外人。

⑤ 帐:账。

⑥ 一身一口:独身一人。

⑦ 统监:1906年,曾担任四届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担任日本驻朝鲜的第一任统监,名义上是负责朝鲜外交事务,实际上已经成为最高统治者。

伊藤博文,你真改透了我啦。我是为好哇!你的家业,你把房子搬了走,我也不管哪!”铁王三一想:“已然要走啦,何必跟他捣乱。”当时又拉回来了,说:“大哥你别挑眼,我是打哈哈呢。”王英说:“我也没真急呀。备得有酒,我给妹丈钱个行,咱们得痛饮几杯。”铁王三说:“大哥不必费心了。今天外头有人请我,明天我也走的早,咱们回来再见罢。”王英说:“既然如此,明天我要送你一程。”铁王三说:“那也不敢劳动。你给我照料家务,我就感恩不尽了。那们我可就不套虚^①了。”

书要简捷,铁王三由家里带了二百银子,外头又提了那笔款,带着于二,坐着二套车,由获鹿起身,一路之上也没有多少可叙的。那天到了太原,打听范三的铺子,二人一见,好几年没见的的朋友,彼此非常的欢喜。范三招待把兄,一切不必细提,这就备酒款待。范三打听铁王三的近况如何,铁王三叹了一声,说:“一言难尽哪!自己弟兄也不必隐瞒。”当时把一切的情形,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。范三点了点头,说:“今年春天,我给三哥去了封信,三哥来过回信,没提这些个糟心哪。”铁王三说:“我的三兄弟,常言说的好,报喜不报忧。信里我提这些个作甚么?”范三说:“既往不咎,三哥你就在这里住着得了,也先不必给家里去信呢。”铁王三说:“我有那们大功夫给他们去信?我全不要了。”范三说:“这话不是这们说。三嫂子那个人糊涂点儿,告诉三哥说,天下的妇人都是一理,最讲拿娘家人至重,这类的事情多了。过继内侄,就没有一个有好结果的。就是过继本族中的孩子,好的也少。常言说的好,人家的肉,贴不到自己身上。(实话!)况且三哥的贵族中,我说话你可别恼,也没有甚么好孩子,你们那位族长也不是甚么正派人。”铁王三说:“得了兄弟,你不用说了,哥哥后悔我自己知道。”范三说:“不要紧,我有主意,咱们先把这篇揭过去。我这个铺子里,管帐的先生散了,您先给我经理一切,一半解闷。不知三哥意下如何?”铁王三一想,闲着也腻的慌,借此消遣,也倒很好。

那天晚晌没事,哥俩在内柜房喝酒。范三说:“哥哥你今年才四十来岁,为甚么不立个妾呢?”铁王三说:“我的兄弟,我上次也跟你说了,那个妒妇他不准哪!”范三说:“现在他又没跟着你,你买八个姨奶奶他还管的了哇?”铁王三低

^① 套虚:假客套。

头不语。范三知道他有意,当时说道:“现在有个机会。这后街上,住着一家姓蒋的。蒋先生已死,刻下寡母孤女,就指着针黹为生。蒋大娘有个侄子,在湖南当小差使儿,要接他母女前往。蒋大娘因为女儿二十多了,带着他上南边不便,打算把他聘了,然后再走。二房可行,人家是士族的女儿,不愿意作妾,彩礼银要的也不多。三哥愿意,两句话就成。”铁王三听着,倒是不错,说:“姑娘长的怎么样?”范三说:“素常他倒是不出来。这两天他母亲有点病,姑娘时常到这铺子买东西,总是早半天儿^①。明天我指给你,你自己先相一相。愿意认可,咱们就进行。”哥儿俩商量已定。

第二天都在前柜,等了一早晨,也没见蒋姑娘来买东西。铁王三说:“他怎么不来呀?”范三说:“三哥你别急战哪!今天不来,明天还不来?”书要干脆,第三天早半晌儿,蒋姑娘露了。范三说:“蒋大姑娘,你母亲好点儿没有?”姑娘说:“让三叔挂念,这两天倒是好了。”范三说:“姑娘作甚么活呢?”姑娘说:“这两天没作活。”范三没话找话儿,给铁王三递眼色儿。王三一瞧,姑娘虽是荆钗布衣,倒也干净俐罗^②。中等身量儿,狮子鼻^③圆字面^④,小黑胖子儿,倒长的浑浑实实的。

姑娘走后,范三把铁王三约到后面,说:“三哥你看见了,就是此公。你的意下如何罢?”铁王三说:“可倒是不错呀。不过,他是不过……”范三说:“不过甚么呀?你倒是说呀!”铁王三说:“不过稍黑一点,也不甚清秀。”范三哈哈一笑,说:“三哥,你也没照照镜子,你瞧瞧你这个小模样儿,气死敬德^⑤,不让李逵,人家总比你漂亮的多罢?再一说,妇女的相貌,贵乎纯厚。相书上有云:美人多无子。不信你就考查,是跟前孩子一大群的妇人,都是浑浑实实,纯纯厚厚的。再一说你是为美色起见哪,是为宗桃起见呢?”铁王三说:“那还用说吗!我是为宗桃起见哪。”范三说:“却原来呀!这个女子颇有宜男之相,你就别犹疑啦。”铁王三说:“这们一说,老弟近来是颇通相法呀!”范三说:“岂但颇通呢!咱们要是租间旅馆,磕头请安求些个阔人儿介绍,登几个告白,真比金钢眼、王

① 早半天儿:上午,也称“早半晌儿”。

② 俐罗:利落。

③ 狮子鼻:鼻头圆肥饱满,鼻根略微凹陷,鼻孔扁平。

④ 圆字面:脸圆而胖,鼻头较大。

⑤ 敬德:唐朝大将尉迟敬德。

铁嘴^①能虎一气。他们那是腥^②的，咱们那是尖的。你没听说吗？腥加尖准没完！”铁王三说：“你先别说这些生意口，我愿意啦。”范三哈哈一笑，说：“三哥你愿意，是你的造化，过门所得给你养个大小子。”铁王三说：“你先等一等儿。过门就养大小子，那就悬啦！”范三说：“你听底下有话哪，一年之后哇。还有一节，这位女子，你别瞧人家穷，他是秀才之女，拔贡之孙，书香的后裔，自与流俗不同。将来过门之后，你就是让他逛新世界，整日听白云鹏的大鼓，也决没事。这类事全在乎根基骨头。”铁王三说：“得了兄弟，别演说了，进行办去罢！”范三说：“我跟三哥说句外话，粮食店搬家——斗是我的^③。你就等着当新郎罢！”铁王三说：“用多少钱你倒是言语呀！”范三说：“临完了你听我一笔帐罢。”

哥儿俩研究已定，范三这就积极进行。蒋大娘也倒认可，要了一百五十两彩礼，言明是要作二房。原来范三的住家，就在左近一个巷子里，离着不远，有一个独门独院儿，三间正房，两间西厢房，范三给留下了，一年是三十两租价（从先省城的房子，比这个还贱，现在可了不的啦），先给了一年的租价。屋子裱糊干净，作了两分新铺盖^④褥子，又置了点儿桌椅家伙，又定了一乘轿子，还弄了几个吹手^⑤，预备了几桌酒席。诸事停妥，吉期定的是七月二十一（这个日子可糟，庚子破城的纪念）。一切的事情，打外是范三，打里是范三的夫人儿周氏，老公母俩是足催一气，铁王三是瘫子定约会儿——坐等儿。

话不烦叙，抬亲的那天，范三有几个至近的朋友，也前去贺喜，那天倒是很热闹，当晚花烛无甚可叙。蒋氏虽然年轻，倒是端庄贞静，并且能够勤俭，铁王三很喜欢。蒋大娘在这里住了两天，人家奔南边找侄子去啦。铁王三是个半子之劳，自然要送一程呀。蒋氏跟母亲远离，自然要哭一鼻子，这都是一定的手续，千人一面不必细提。

铁王三谢了范三夫妇，那天特约范三在某饭馆儿吃饭，一半是致谢的意思。饮酒中间，铁王三说：“兄弟这分意思，我是感激不尽。究竟花了多少钱，

① 金钢眼、王铁嘴：皆为当时著名的相士。

② 腥：假。江湖话或生意口称“假”为“腥”，“真”为“尖”。

③ 粮食店搬家——斗是我的：“斗”跟“都”谐音。

④ 盖：葢*。

⑤ 吹手：吹鼓手。

你倒是告诉我呀!”范三说:“你不用打听了,哥儿俩过的多^①。”铁王三说:“就说过的多,哥哥娶二房,也没有让你花钱的。”范三说:“哥哥待我有好处,我该哥哥那笔钱也没还呢,咱们算两折^②,你瞧好不好?”铁王三说:“没听提,我简直不认可。”范三说:“这们办罢,等到哥哥得了儿子,办完了满月一块儿罢。”铁王三是非斟酌多少钱不可,范三是一定不说,只好暂时把这个议案悬起。当日哥儿俩开怀畅饮,尽欢而散。

铁王三帮着他照料铺务,晚晌回家。上回书也说过,蒋氏原是士族之女,人极贤淑,对于铁王三,殷勤侍奉,克尽妇道。从先在家受苦,甚至于有断炊的时候儿,如今得其温饱,自己很知足。待了一个多月,福随貌转,很透出息。铁王三十分宠幸,得意之极,过门不到俩月,居然有孕,铁王三十分喜欢,心说:“准得个儿子,固然是好啦。即或生个女儿,也是好的。”自己立了一个心愿,如果生男,到了过年冬天,施舍一万斤杂合面儿。那天把这个心愿,对范三提啦。范三说:“我哥一生仁厚,必然天赐宁馨。要是得了儿子,总得认给我。”铁王三说:“那就不用提啦。”

蒋氏胎前,倒是能吃能喝,身体很好,周氏时常过来瞧看。转过年来,那天正是六月初六(洗象^③的日子),蒋氏忽觉腹痛,周氏也过来啦,街坊又有两位堂客也过来啦,又请了两位收生婆来。铁王三出来进去跟热地蚂蚁^④一个样,又不好进里头屋,所以产房的内容,他也不知道。可是我也不能叙,只好作个暗场罢。拢共不到半小时,居然就脱了稿啦。(这是我作小说。)忽听呱呱而泣,就听收生婆说道:“好大小子!”这是人家照例的手续。每逢收生遇见添小子,必然有一句脆报儿^⑤。要是孩子哭了半天,听不见人言语,那您就不用打听了,下宝是报的。还有一宗人,盼儿子心盛,不达时务,产房里不言语,他还直问:“是姑娘是小子?”里头搭了岔儿啦:“孩子大人都平安。”像这个你就不用

① 过的多:意思是有交情,情谊深,也作“过的着”。

② 两折:两清。

③ 洗象:六月初六给宫廷饲养的大象洗浴。杨静亭《都门杂咏》中记载:“六街车响似雷奔,日午齐来宣武门。钲鼓一声催洗象,玉河桥下水初浑。”

④ 热地蚂蚁:类似于“热锅上的蚂蚁”。

⑤ 脆报儿:本义是“餐馆服务员向厨房报菜名的响亮呼喊”(《北京方言词典》),本处指干脆响亮的回答或报告。